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心香一瓣

剪刀下的记忆

○聿艮

推开玻璃门时,向师傅正在给推子擦油,听见响声抬头一笑,满脸的皱纹像展开的折扇,依然是那句不变的烟嗓版问候:“你好!”这声招呼像春风掠过湖面,让我恍惚看见三十五年前的那个初春,父亲领着我来到向师傅家理发的场景。

镜台上沿用着去年张贴的春联:“剪去千丝烦恼事,修来满面吉祥春”,红纸已褪成了浅粉色。我坐上那把包浆锃亮的铸铁理发椅,椅背上的雕花牡丹被岁月磨得温润。向师傅抖开围布,细碎的头发雪花似的纷纷扬扬,混着窗棂外飘进的柳絮,在阳光里跳起了轻盈的舞。

“记得你小时候剃头,总要攥着棒棒糖才肯坐稳。”推子贴着后颈游走,酥酥麻麻的凉意里,向师傅的话音裹着茶香漫过来。我莞尔一笑,望着镜中他鬓角生出的缕缕银发,不禁想起童年时总爱数他白大褂口袋里的牛角梳,那时他的头发乌黑得照见人影呢。

剪刀在耳畔“咔嚓”轻吟,像春蚕啃食桑叶的细响。向师傅哼起小调,手指在发间穿梭。铜盆里的热水腾起白雾,混着艾草香。向师傅的拇指压着我的太阳穴,力道精准如针灸一般。

“从前剃头匠都背着家什走街串巷,现在年轻人拿着手机就能约造型师上门啰。”他的这番话倒是说出了实情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他整日背着破木箱子走村串户,我就有好几次受他上门服务的优待。

“可有些老理儿,就像这桃木梳的齿儿,历久弥新。”他拧干热毛巾敷在我脸上,水汽渗进毛孔。“从前几块破铜烂铁废纸什么的,就可以换得几毛钱,一次理发也就够数了。”我开始来了兴致,与他攀谈,“都说‘毫发技艺,最是顶上功夫’,您的手艺可从未退步呢!”从农村到城市,向师傅经历了很多,也老了很多,但整个人更有精气神了。

镜中倏忽间闪过一道银光,向师傅从檀木盒里取出一把雕龙剃刀。刀背上青龙盘踞,龙须纤毫毕现。“祖上传下来的东西,每年这天都要请它出来‘见见春’。”他的语气蘸着些许炫耀的味道。

“人啊,做一行专一行,做一行也怨一行,慢慢熬呗,总有出头的日子。”吹风机呜呜作响,碎发如黑蝶纷飞。向师傅猛地指向门外:“瞧见对面奶茶店排队的那个小伙没?上个月来我这理了个‘龙头卷’。”我们相视而笑,玻璃橱窗映出他别在我耳后的薄荷叶,翠色欲滴,像是把这个春天的生机都别在了鬓角。

起身时,向师傅往我掌心塞了包枸杞槟榔,和他三十五年前哄我的方式一模一样,只是当年的“话梅糖”改成了如今的“枸杞槟榔”。

“谢谢!我推门走出去。“您慢走!”

春风掀起围布一角,露出墙角青苔新染的绿,那个老人正对着其他客人比画发型,银剪开合之间,也剪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一个人一辈子专心做好一件事,终能收获属于自己的“小美满”!

漫画



新华社 发

平凡人生

卖菜翁

○吴应海

去邻市参加一个活动,晚上住在郊区一家宾馆,睡得很晚。第二天早上起床,见其他人还在休息,我便独自出门,沿着街道溜达。走不多远,见一巷子,巷口立一招牌,上书“农贸市场”四个大字,不时有买菜的人进出,一股葱油饼的香味扑鼻而来,忍不住猛吸了几口,然后果断转身进了进去。

油饼店就在前面不远处,是家夫妻店。男的在案板前忙碌着,女的用长筷子翻着锅中的油饼、油条,两人都戴着厨师帽和口罩,女的手上还戴着一次性手套,看样子很注重卫生。葱油饼黄里嵌着绿,特别诱人。一问,两元一只,便扫码买了五只。四只装进方便袋,准备带回去给同行者尝尝,一只用面纸包住一角,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,边吃边开始“逛”菜市场。

市场不大,上面是彩钢瓦棚,下面了好几排水泥台子,被分隔成众多档位,有的卖蔬菜,有的卖豆制品,有的卖鲜肉,有的卖鱼虾。四周则是一些简易商铺,以批发各种菜品为主;另有一家卖水面和饺子

皮,一家卖水果,一家卖鸡、鸭、鹅。

转了一圈,觉得这里和老家镇上的农贸市场没有多大区别,便准备离去。一转头,发现不远处还有一条长长的巷子,两边坐着许多卖菜的菜农。看样子,那里是这家农贸市场的另一个出口,那片区域,应该是提供给周边农民的自产自销区。

信步走了过去,卖菜的果真是一些穿着简朴的农民,以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主,卖的都是田地里的家常菜,翠翠的生菜,嫩绿的芹菜,诱人的新韭,红朴朴的水萝卜,肥硕的矮脚青,挨挨挤挤的豌豆苗……有位卖螺蛳的老奶奶,瘦着嘴,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,一边用铁钳熟练地夹螺蛳屁股,夹好的螺蛳不停地从手上丢下来,落到下面的不锈钢盆中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一位中年妇女,手抓一大块面团,不断在加了热的圆形铁板上转圈,每转一下,一张春卷皮便变魔术般出现在眼前。铁板下面有一高身子的煤球炉,上面贴着一行极富诗意的字“把春天卷进去”,让人

过目难忘!

继续往前走,一拐弯,前面一个摊位吸引了我。别的摊位都没有什么顾客,这个摊位前却挤了四五个人。摊主卖的是什么?好奇心驱使下,我加快脚步走了过去。

近了一瞧,摊主是一位白胡子老翁,他面前的菜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那为何会吸引这么多人呢?我站在旁边仔细观察起来,这一看,还真看出了不一样。原来,别的菜摊,顾客挑完菜后,都是摊主称重、算账、收钱。这个摊位,却是顾客自己称重、算账,老人坐在一张小椅子上,除了报价格、收钱外,看都不看电子秤上的数字。

等这拨顾客走了,老人的菜已卖掉一半。我主动和他交谈起来。我问老人为什么要让顾客自己称重?难道不怕被人多拿?老人笑了笑,说道:“买东西最怕的是什么?短斤少两。一开始来摆摊时,有人要求复秤,有人还会自己带个手提秤来买菜。后来我琢磨,他们不相信我,那我干脆信任他们,让他们自己称秤得了,

就算有人多拿一点也无所谓,反正菜都是自己种的。”为了证明自己的秤没问题,消除顾客的疑虑,老人还专门准备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放在秤旁,供大家随时验秤。说着,老人用手指了指电子秤旁边那瓶未开封的水,继续告诉我:“我现在每天都是第一个卖完菜,几年摊摆下来,我发现每天卖菜的收入,其实跟自己在家估算的价钱差不多。我算是赌对了!”

我问老人,那别的摆摊人为什么不向你学习?老人很认真地说:“个别人可能是想在秤上要点小聪明,多赚点钱,但更多的人应该是不敢信任顾客,怕顾客多称少报,占自己的便宜。其实,诚信往往都是相互的,你看,我诚信待人,别人基本上都会诚信待我!”

听完他的话,我觉得这位老翁有点与众不同,他不仅有着一种朴实无华的智慧,更有一颗别样的心!

告别时,我向老翁竖起了大拇指。是的,无论是诚信,还是信任,都是相互的!



花开客来

新华社发(张鹰摄)

人间亲情

磨豆腐的二奶奶

○祁俊

从我记事起,二奶奶家就磨豆腐,开始在庄子上磨,后来搬到庄子南边磨,再后来又移到居民点新砌的房子上磨。

二奶奶中等个子,胖乎乎的,慈眉善目,50岁左右的时候已是满头银发。

当年,我家同二奶奶家是邻居。磨豆腐要起早贪黑,通常三更半夜就起床开始劳作,我常听到二奶奶家豆腐坊里传来磨豆腐的响声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,磨豆腐的整个过程基本靠人工操作,特别是磨豆子,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,十分辛苦。

二奶奶家的老四比我大一岁,小时候,我从不叫他“四叔”,只叫他的名字。当年我们一起上学,一起玩耍,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玩伴。

小时候我们的课业负担不重,做完作业,就到田野里疯玩。四叔家有豆腐坊,家务活比较多,常常不能陪我到外面玩,这时候我就静静坐在豆

腐坊的木凳上,看二奶奶做豆腐,有时候也会主动帮忙烧火“煮浆”。

过滤后的豆浆被倒入大大的蒸锅里,煮浆火候要掌握好,既要将豆浆烧熟煮透,又不能把豆浆烧糊,烧的过程中要不停地搅动以确保均匀受热。我的角色通常是往灶膛里添柴火,把火烧得旺旺的。

做豆腐的关键一步是“点卤”。二奶奶总是恰到好处地点好每一滴卤,在二奶奶的掌控下,沸腾的豆浆慢慢地凝成一朵朵“豆腐花”。趁热将“豆腐花”一勺勺舀出,倒入纱布做成的“豆腐包”,裹好摊平放于筐篮中,再盖上锅盖或平板,压上石头或砖块,不一会儿,鲜嫩如凝脂般、富有一定弹性和韧性的豆腐就做好了。

为犒劳我帮她烧浆,豆浆煮沸后,二奶奶会盛上一大碗,或是加上少许白糖,让我趁着清香和热气,咕噜噜地喝下去,顿时

全身都变得暖融融的。

当年,二奶奶给生产队做豆腐,根据每天黄豆的斤数和销售额计工分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大集体时,一天做十斤可能也卖不掉。分田到户以后,二奶奶整天乐呵呵的,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做豆腐的黄豆从每天十斤,一直长到五十斤,还添置了电动打浆机,工作效率提高好几倍。

农村放开搞活后,二奶奶还把做豆腐的副产品豆腐渣用来养猪,猪粪作为肥料种庄稼,田园循环经济搞得有声有色,方圆十几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村里靠做豆腐发家的“二奶奶”是个大能人。

后来,60多岁的二奶奶还被村民选为镇里的人大代表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,每当吃到豆腐或喝起豆浆,我就会想起二奶奶。二奶奶做的豆腐的味道,虽久远却令我终生难忘!

心灵深处

溯源大匠风华

○张书云

清明假期,天公作美,晴空澄净,暖阳倾洒,驱散了春寒余韵。这宜人天气,恰似上天赐予的契机,促使我奔赴百公里外的东台时堰,探寻吴为山先生雕塑艺术苑,揭开这位艺术大匠成长历程与独特艺术风格背后的神秘面纱。

车子驶离盐城市区,喧嚣渐远,水乡独有的温婉宁静扑面而来。广袤田野似大自然铺开的画卷,金黄油菜花与嫩绿麦苗交织,微风拂过,花浪麦波起伏。远处,河流蜿蜒如带,穿梭绿野平畴,串起星罗棋布的水乡村落。

车子沿着盐靖高速前行,途经兴化戴南后,缓缓驶入东台时堰境内。此刻,沿途风光愈发显得开阔而旖旎,恰似一幅青绿长卷在眼前渐次打开。道路两旁,树木已悄悄绽出鲜嫩的新绿,枝头之上,鸟巢高高悬挂,为这蓬勃的春景添了几分灵动的野趣。

随着车子缓缓驶入时堰,一股古朴醇厚的韵味扑面而来。古桥静立,仿佛在诉说往昔盐运的繁华;街巷两侧白墙黑瓦错落有致,似是承载着千年的记忆,在时光的流转中,执着地追怀那些被岁月掩埋

的故事。街上行人步伐不紧不慢,神色平和而满足,仿佛时光在这里放慢了脚步,让到访者不由沉醉在这份悠然之中。

继续前行,来到时堰镇三时村村口。村口河水清澈,阳光洒下,波光粼粼。小船静泊岸边,随波轻摆,为宁静画面添了几分灵动。村里屋舍相连,小巷静谧幽深,墙壁藤蔓新绿,小花从缝隙探出头来。巷子里,孩子嬉笑追逐,老人围坐谈天,鸡鸣犬吠交织成和谐田园乐章。这里宛如被岁月遗忘的角落,透着与世无争的悠然。

在村子尽头,吴为山先生雕塑艺术苑伫立,宛如一颗明珠。艺术苑外观简约大气,白墙黛瓦的建筑风格,融合了江南水乡的温婉雅致,与周围风光浑然一体。

苑周围两面环水,河水似灵动碧带,环绕着这座艺术殿堂,微风吹过,水面涟漪层层。走进艺术苑,吴为山先生的雕塑作品虽大多移至南京博物院,但这里依旧弥漫着浓厚艺术气息。屋内陈列的创作介绍和生平事迹,让观者得以了解吴为山先生的成长轨迹。园内建筑布局精巧,凉亭依河而建,凭栏而坐,微风裹挟着花香与泥土芬芳拂面而来。亭中桌椅整齐,似在静静地等待懂它的人前来小憩、品味艺术韵味。

在这片土地上,我探寻吴为山先生的艺术源起。东台时堰,田野广袤、河流澄澈、树木葱郁,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,构成如诗画卷。大自然是他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。他自幼在此成长,一草一木都深深融入他的灵魂,化作其雕塑作品中灵动的线条、诗意的神韵。他凭借精湛技艺赋予泥土、石头鲜活生命力,其作品不仅是对雕塑对象入木三分的艺术诠释,更是对家乡自然深沉热爱的真情告白,实现了自然与艺术的完美交融。

淳朴民风是滋养吴为山先生艺术的肥沃土壤。抵达村口,我向一位乡亲询问雕塑艺术苑的所在,他脸上的笑容,眼中的关切,耐心细致的指引,无一不让我真切感受到水乡人骨子里的善良。在这片向水而生的土地上,人们秉持着勤俭朴的美德,邻里互帮互助,亲如一家。在这样温馨和谐的氛围中,年少的吴为山深受熏陶,这份温情融入他的血脉,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注入浓厚的人文关怀。他的作品不遗余力地传递美好情感,细致入微地刻画人间温情,这些皆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。

短暂停留后,我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踏上归程。东台时堰,以优美的自然环境、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,孕育出杰出艺术家。吴为山先生的艺术风格与创作,是自然、人文与美学的完美融合,是对自然、家乡和祖国深沉热爱的艺术表达。而我也,满怀着这份对艺术的热忱挚爱与对家乡的深切眷恋,在艺术探索的征程中笃定前行。